

正向思惟

8



勇敢說出「我要」以及「我不要」

金教授很歡迎我成爲她的學生，沒想到她竟然直接將我從護理行政研究所移到內外科護理研究所，甚至連研究題目都替我擬好了！

出國念博士，是我人生當中一個很大的夢想。當時，我的女兒一個六歲、一個九歲。要拋下她們、自己一人跑到美國念書還真是有點捨不得。可是，出國進修對我來說非常重要，我很坦白地跟家人溝通這件事。我想，我是個很幸運的人。婆婆跟我說：「妳儘管去，孩子我來帶。」我真心感恩有這麼一位善良、體貼、篤信基督的好婆婆，女兒從小幾乎是婆婆帶大的，孩子跟在婆婆身邊慣了，對於我要出國念書這件事也沒有任何反抗。至於我與先生，因長期分隔兩地，早已習慣各忙各的，他更是不可能反對了。我心裡

很感謝，可以在將近四十歲的年紀出國念書，完成自己的夢想。

申請系所被擅改 赴美即遭大難題

申請書寄出去以後，很快就得到了伊大的入學許可，但是簽名的教授卻是內外科護理研究所的所長。看到那個簽名以後一直覺得很奇怪，但是，得到美國念書的狂喜沖淡了我的疑惑，我急急忙忙地做好赴美念書的所有準備，將這件事遠遠地拋在腦後。等我到了美國，才知道原來是金教授（Dr. Kim）擅自為我做的決定。金教授是伊利諾大學護理學院的院長，也是內外科護理研究所所長。她曾經到榮總參訪，當時由我做接待。在幾個聚會的場合裡，我曾經向她提過想要赴美進修的心願，她也很歡迎我成為伊大的學生，沒想到，她竟然直接將我從護理行政研究所移到內外科護理研究所，甚至連研究題目都擬好了，只要跟著她就對了。

這真是一記意想不到的變化球！

如果我依了金教授的願，直接選擇內外科護理研究所就讀的話，那麼，除了要修生理學、內外科護理等必修課程以外，還得修行政研究所的必修課

程。如此一來，就算四、五年也不一定可以畢業，更何況我只拿到兩年的獎學金，家人在等我回去，醫院也很清楚表明要我學行政管理，將來回國以後也是要從事管理職。如果我念了內外科護理學，等於是花了百分之八十的力氣卻只得到百分之二十我想要的，無論怎麼算都不對。

赴美第一堂課：一定要勇於爭取自己想要的！

我鼓起很大的勇氣去敲了金教授的門，誠懇地向她說明，我自己和醫院的需求都應該是要念護理行政，並表明我會去找護理行政研究所的所長談。金教授很生氣地說：「妳真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，我對妳這麼好，竟然不領情。既然妳不想當我的學生，如果護理行政研究所不收妳，那妳就得離開這個學校。」

面對金教授的霸道，我決定冒一次險。反正，我以四十歲的這把年紀，放著女兒、先生在台灣，一個人跑來美國念博士，本身不就是個最大的冒險嗎？既然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，無論如何，一定要念自己所需的系所才行。於是，我硬著頭皮去找護理行政研究所的所長比佛利教授（Dr. Beverly），

說明我的狀況。坦白說，當時已經過了甄試入學的時間，護理行政研究所是不收我的，可是所長很尊重我的生涯規畫，冒著得罪金教授的風險，收我當學生，我才得以從內外科護理研究所轉到護理行政研究所。

這是我到美國學的第一堂課：「一定要勇於爭取自己想要的！」

轉系成功以後，我非常開心，好像打了一劑強心針般，開始仔細盤算接下來的修課計畫。其實，我當初申請伊大是有原因的，因為伊大的護理研究所在全美國的排名一直是前五名，而且他們是採取季度（quarter）制（一年四個學期）而不是一年上下兩學期制。一個季度是十週，結束後休息兩個禮拜再接下一個季度，所以一年有四個學期。我的博士班課程，全部要修九十六個學分，而我只有兩年的獎學金，所以我算得很清楚：「我應該利用一年半的時間把學分全部修完，然後留半年寫論文。一年半總共有六個季度，所以，一個學期要修十六個學分才行。」轉所成功以後，我就跟指導老師畢歐蒂教授（Dr. Diana Biorci）表明我想修十五個學分，畢歐蒂教授不贊成：「第一個學期是適應期，尤其對外國學生來說，需要面對的問題很多，不要

修太多比較好。妳先按照規定修十二個學分，我會看看妳這學期的成績，再來決定妳下一個季度的修課時數。」

雖然我無法多修學分，不過，我還是跟畢歐蒂教授說，因為我有家庭和小孩，加上只有兩年獎學金的補助，種種考量之下，希望能夠兩年畢業。畢歐蒂教授一聽馬上否決：「不可能！即使是美國全職的學生，正常都要花三年的時間才能畢業。妳是一個外國學生，要想兩年畢業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」即使如此，我還是想拚看看！不過，我的鬥志馬上就受到了考驗。

克服語言障礙與水土不服

首先，就是語言障礙。原本，我以為自己英文很好，沒想到上課時竟然都聽不懂。我很訝異，老師、同學們講的每一個單字都聽得懂，可是卻無法意會到整句話的意思。然後，我發現其他同學用的都是二手書，而我手上拿的卻是新書，同學們告訴我公布欄有關於二手書的訊息。我一聽就很納悶：「咦，昨天不是才剛看過公布欄嗎？怎麼沒看到？」我趕快再跑到公布欄仔細地看過一次，才發現上面的確貼著「used book for sale」的訊息。那時



候，真的有點心慌。當語言不通的時候，就像個小傻瓜一樣，什麼都不知道，這時候不管做任何事都很辛苦。還好，我的室友是個泰國人，我們溝通都用英文，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也打開電視聽著英文入睡，一天二十四小時的疲勞轟炸，加上原本就不差的英文底子，很快的，我就聽得懂別人的意思了。仔細想想，人還是很有潛能的，需要時硬逼著你去做，不懂也會懂的。

再來，就是飲食不習慣。學校餐廳大都是生菜沙拉，我前幾天都拉肚子。後來向台灣同學會求助，他們每隔一、兩週帶我到中國城去買菜，自己做菜，才解決了這個問題。當語言與民生問題都得到解決以後，對於環境的觀察也開始敏銳起來。

主動發問 尋找資源

美國的教育文化很鼓勵學生主動發言與提問。我第一次報告時，就發現一定要提早發言，愈晚發言對我愈不利。因為比較早報告的同學把答案都講完了，剩下的人還真是不知道要說什麼。幾次經驗以後，我就學聰明了，每次上課前我都做好十足的準備，上課的時候就常常主動發言，然後再適時地

加入台灣或榮總的情況，突顯出自己與他人的差異與優勢。再來，想要有效學習，能不能找到好的同學共同切磋是很重要的。每一門課，我都會去找比較優秀、與自己合得來的同學，相約去圖書館念書、一起討論報告的內容，如果有不懂的就問他們。我還滿幸運，每一門課都交到好同學，學習起來也特別順利。其實，美國人對外國人還是很友善，很樂於助人的。

做任何事一定要主動，不能期待別人主動付出關懷，自己一定要先開口，只要願意主動尋求協助，對方都是很樂於幫忙的。我常常看到有很多人明明需要幫助卻又不開口，一個人默默地瞎忙，既耗時又沒有成果。此外，我們學校有一個外國學生諮詢中心，很多博士級的美國人在那裡提供服務，專門負責輔導學生讀書、寫作及修改研究論文，其中，有些服務是免費的，有些服務則需要酌收費用。如果希望在短的時間內達到很大的目標時，錢一定要捨得花！所以每次要交報告的時候，我總是先寫好，請諮詢中心的老師提供輔導，然後我重新修過再交給老師，所以我的報告從來沒有出過問題。

自己的努力，加上「好同學」以及「外國人諮詢中心」這兩大護法，第一個學期過後，我的十二個學分都是A。因為這個好成績，得以在第二學期

的時候超修到十五個學分。我知道，這是我的機會，於是拚命念書，又再讓這十五個學分都拿到A。老師看我的成績很好，讓我在第三個學期修了十八個學分。就這樣，一年半後我修完了九十六個學分。

我們一定要勇敢地說出「我要」以及「我不要」的東西，才有可能美夢成真。試想，當金教授為我轉所的時候，如果我不大膽地過去跟她說「我不要」，那麼，日後即使我拿到了內外科護理學的博士，回到榮總無法發揮管理的功能，醫院不滿意，我也不會快樂的。

後來，我回到榮總擔任副主任，常有機會與金教授交流，兩人早已盡棄前嫌，成為好朋友。十年後，我自己當上研究所所長，再回頭來看這一段，覺得金教授真是對我蠻好的。問題在於，她以自己的想法幫我，而我卻有我的立場、想法與興趣。日後我總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學生的需求為重心，同時，也以此教導我的學生「要以病人的需要為考量」，而不是以自己或護理人員的需要為考量。畢竟，將心比心是很重要的。



上 / 獲得博士學位之後，向王瑋主任（右）報告心得。

下 / 二〇〇五年伊大同學會在台北舉行時，師生歡樂相聚。右五為當時敢於接受我入學的護理行政研究所所長比佛利教授。

